

芭桑集

黃天培自題

苞
桑
集

黃炎培 著

開明書店印行

集 桑 苞

版 初 月 一 十 年 五 十 三 國 民

版 再 月 二 年 八 十 三 國 民

○ 八 · ○ 價 定 冊 每

印
刷
者

開
明
書
店

發
行
者

代 表 人 范 洗 人
開 明 書 店
上 海 福 州 路

著
作
者

黃 炎 培

印 翻 准 不 * 權 作 著 有

(100P.) T 苞

自序

詩有兩箇很名貴的條件，自從這兩個條件先後消失，詩的效能可云「若存若亡」。

第一個條件就是詩必須可以唱，並且可以與音樂配合。我的認識，詩天然備具着這條件的。古時所謂「依咏」，所謂「和聲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後來演變成不可以唱，不可以入樂，於是另設可以唱，可以入樂部分。例如樂府，例如詞曲，都是從此。其他部分簡直認為當然不可以唱，不可以入樂的了。偶然被人唱出，或譜入管弦，如唐朝游亭一班伶人唱出「黃河遠上白雲間」，作者王之渙便大大地驕傲起來。再到後來，使得可以唱，可以入樂部分，例如詞曲，也就漸漸地消失這條件了。而那些還可以唱，可以入樂的部分，和詩的距離卻又一天遠一天，遠到簡直完全沒有詩的意味。如崑曲，多少還有些文藝氣息，至西皮二簧等，有許多簡直讀不下了。蜀中所唱川戲，許多詞句，至重煩趙香宋先生替他重製，希望保存一些文藝氣息。

第二個條件就是詩的辭句必須通俗，使一般人都能了解。現今所傳最古的「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」的歌詞，依我聽來，倒是很通俗的。因為我是生長在上海黃浦以東地方，我們

家鄉俗語「是哉」「是也」這「哉」字和那「也」字，都還保留着幾千年前通用的語助。三百篇中間許多作品，讀出來越是覺得粗淺，覺得幼稚，覺得鄙俚，愈是顯出當時通俗，漢魏以後，便大大地分家了。這當然是受全部文章和俗語分了家的影響，祇賸下童謠和村歌，還保留通俗的文藝。到了現在，全國通行的國歌中「矢勒矢勇」句，某地中學生考試，還解釋做「一枝箭射得很勤快，一枝箭射得很勇敢」，可以推想這歌詞在全國國人心理上究竟有多少影響了。當時白香山的詩，說是老嫗能解的，我對這句話還有些懷疑，也許巧值這位老太太多少讀過書的，並且到了今天，如果僅僅讀過語體文，還是不能了解舊式的詩，我家裏除了維鈞夫人以外，一羣女兒，祇讀過白話文，我的舊詩，給她們讀，簡直感不到興味。

原來詩具有絕大魔力的，孔子說：詩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。」現在呢？既不可以唱，又不可以入樂，讀出來一般人更不能了解，彷彿一個人五官被蒙住了，四肢被砍斷了，還能叫喚得起，鼓舞得起羣衆的情感麼？

這樣的詩，到現在祇留下一種作用，就是孔子所說「可以觀」，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和性情，以及作者的年齡身分和他的環境，間接還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和作者所處的地域和時代。

以及從詩料中間看出種種文物制度。更如孔子所說，可以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。」可是僅僅這些，那夠代表詩的神妙和詩的偉大呢。

最近爲了對日抗戰，發見了不少新流行的詩歌，有的也可以唱，唱出來也能使一般人了解。同時，也有可以入樂的，可是內容方面，究含有多少文學意味，似乎有些還是問題。

這是我對於詩的一種見解。

請略述我學詩的經過。開蒙時，讀了唐詩三百首。九歲，師出題，「家在江南黃葉村。」命我演繹成四句。我的首二句是「處士家何在，江南第幾村。」大得師的褒勉，把這兩句加上了密圈。有一天，某親長來，出一聯，「相對一庭花，久而生厭。」我立對，「縱談千古事，快也何如。」小孩子經不起大人們誇獎的，從此我對於詩特別感覺興趣。入人家的書齋，見有詩集，必亂繙，必借閱。十四歲時，秦介侯師錫圭指示我，學詩須從整飭凝鍊下手。到後來，工夫純熟，轉入自然。若含難圖易，清空變爲浮滑，病將無法矯正。命我讀溫卿^飛李山一派詩。因此常覺欲寫寫不成，自弱冠後，受了新教育，更拋入九霄雲外了。到後來，走上了奇艱極險的世路，家國的憂危，身世的悲哀，越積越豐富，越激烈，情感湧發，無所宣泄，一齊寫入詩裏來。我天性愛好旅行，其中十之二三被迫逃亡，其餘七八

自動地考察游覽。任何動機耳所聽到。目所見到。心所感想到。大都寫入詩裏。民十四。并門草。十六。遼東草。都是小冊分贈友好。早年所寫國內國外各種考察筆記。以及後來黃海環游記之東。五六境。斷腸集。蜀道。空江集。中間一部分都是詩。到對日抗戰開始。詩囊裝得更豐滿了。可是自己認為滿意的還是很少。

我本沒有意思把所作的詩印成專集。抗戰流亡中。或歌或哭。祇想博取友好的共鳴。民廿七。在廣西會印一小冊。名菴桑吟。因為一月間。在西江月夜會寫一首西江月詞。末句。『擔當家國匹夫肩。繫住菴桑一線。』就取以為名。越積越多。到民廿九。在瀘州。承秦光銀先生過愛。拉雜付印。即名菴桑集。民廿九之末。以及卅卅一年間。大多數為痛念先王夫人而作。又印小冊。名天長集。老友葉聖陶先生以為我的詩尚有可存的價值。在成都取菴桑集為我重加排比。準備付印。當民卅秋。在馬尼刺。老友顏文初先生曾慨然以重印菴桑集自任。不料斐島陷敵。顏先生殉國。而我的詩倒積得更多了。頑敵也終於投降了。葉先生和傅彬然先生更督促我擴大收集起來。一併付印。就把歷年作品。包括許多小冊。直到抗戰結束為止。加以嚴格選剔。合成這本總名菴桑集。分為三卷。共三百八十題。七百六十七首。最早是廿六歲江戶寓樓雨坐聯句。到末首。先後跨着四十二年了。

上文不是提出過我對於詩的見解麼？既然認定詩有兩個名貴條件，何以這本集子還都是不可以唱，不可以入樂，讀出來一般人還是不能了解的呢？這得說明一下。我曾經不自量力，想做一種嘗試工夫。我有姪今吾，名自，被人稱為當今中國數一數二作曲家的。我對他說，我歡喜寫詩，而不會唱，你能作曲，又能音樂，能唱，我們合作起來，倘能完成這志願，不好麼？今吾不但能作曲，也能詩，於古今人作品，研究得相當精熟，不料工作還沒有開端，在抗戰初期，他纔過三十歲，忽然去世了。

我從六十歲那年起，決心試寫一般民衆能讀的詩，一時意興有所觸發，試爲解放體，民卅在香港積成七十多首的時候，老友秦翰才先生爲我付印，名叫白桑，到現在積成百餘首了。維鈞夫人很鼓勵我，她爲我作天長集序，希望我繼續努力，在文學史上造出一條新的軌道。（這序文附在集後。）可是我對過去這些作品，並沒有都滿意，其中一部分還和白話合得攏來，有的不過規律上解放些，凡學過規律的，回頭學解放體，反而爲難，難在既要白話，又要有詩味，須知規律的詩，雖詩味少些，規律會掩蓋牠的醜陋，白話詩而沒有詩味，醜陋完全暴露，簡直會使人讀不下去。天假我年的話，我對這種工作還想努力幹一下的。

「不薄今人愛古人。」我同時繼續願寫和本集一樣的詩。

末了，我還得說明一下苞桑兩字命名的意思。

「其亡其亡，繫於苞桑。」這是古語。易的否卦爻辭引用這古語，而略去了上文的主名。「其亡其亡。」這逃亡的，究竟是什麼，應是畜類。苞桑是初放葉的桑，畜類繫在初放葉的桑樹下，因飼料不絕地取得，而不至於逃亡。象徵着中華民族，遭遇國難，正在垂危的時候，因天然生活力的腴厚，國命有託，不至於滅亡。苞桑是象徵新中華憑着她的天賦，發出蓬蓬勃勃的生氣，這蓬蓬勃勃地新的生氣，不怕淒風暴雨的外患，也不怕蟲蝕鳥啄的內憂，牠的生命自然存在。對日抗戰這樣，以後還是會這樣。我愛中華，我愛苞桑。

民紀卅四年十一月對日抗戰勝利結束第三個月黃炎培渝都

江序

最近黃任之先生把他抗戰勝利以前歷年所作詩歌，選錄了七百餘首，名曰「苞桑集」，將付印。自己並在集前做了一篇長序，詳述他的作詩經歷和見解，寫定後，特地託我替他校閱一次，並要我爲他做一篇序文，以我的譴陋，那裏能爲他老的詩做序呢？可是，以我平素愛讀先生之詩，與先生有三十年的交誼，可以算是能深知先生之爲人，因此遂決定來嘗試一下。

要敘先生之詩，先要略述先生之爲人，要述先生之爲人，更要先敘我與先生知交的經過。我知道任之先生還是在遜清末年，那時先生在江蘇諮議局當議員，報上登出他所提議案，我看到了，覺得這位先生很有見地和勇氣，便非常表示欽佩。民國成立以後，先生在江蘇省府主持全省教育行政，次第籌辦省立各中學，曾約我任蘇州第二中學校長，我以年輕學淺，未敢應聘。當時記得曾通過一兩次信，到了民國四年，纔在北京會面，神交既久，握談極歡，從此便不斷通信了。正式共事，算是在民國十七年我到中華職業教育社擔任辦事部主任以後，從十七年一直到現在，可以說皆在一起，偶爾離開若干日，會見時先生必出示所作詩，通信時也往往在信後餘紙

或夾入小紙條，寫示他的近作，記得在民國三十一年，先生曾寫贈我一聯，云：「愛則兄事，敬則師事，形影相依，交君二十載，出處與偕，患難與共，河山未復，勉此一雙肩。」先生所謂「二十載」，殆指十七年共事以後，實則合神交時期計之，竟有四十多年了。先生對我，真有點太客氣，論年紀，他老長我七歲，論學問文章事業，他老那一項都強過我，如何能說「兄事師事」呢？這樣說法，未免使我太慚悚了。至說到「形影相依，出處與偕，患難與共」，那卻是事實，再說做詩罷，我更是異常幼稚粗疏，偶有撰作，得暇時也嘗寫出來向他請教，他老高興起來，也會爲我指示或加改正，因此我嘗以「詩夫子」呼之，先生輒爲之莞爾。

任之先生是天生成一副俠骨慈腸，錦心繡口，就他一生來說，得之於天者，真是有厚而無薄，可是得之於人者，就不能不說是厚薄相間了。此處我要特別聲明一下，所謂「得於天」是指他的性格天分，所謂「得於人」是指社會對他的待遇，並不如通常人所說的先天後天。

先生早歲失怙恃，這是在他的詩中常常提到的，尤其對於慈母，哀念最深，集中載有哭母詩好多首，先生既少處貧困，又是天才超卓，立志向上，在二十歲左右，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刻苦勤學，便把國學根柢深深的植立起來，寫出文章，峭拔清健，傲岸不羣，有時也能筆歌墨舞，酣暢淋漓，

學詩從溫李入手（如自序中所言）也是在這個時期。

先生不但是遷於學，雄於文，而且是長於處理事務。聞其鄉友言：「先生在少年時，凡親戚鄰里有喪葬事，多是請他任帳房的一類繁劇事務，先生也很有興趣的願爲人家幫忙。」他更是儒而兼俠，好急人之急，拯人之難，有時爲人打抱不平，竟忘卻了自身的利害，這一股傻勁，直到現在年將七十，猶未見鬆減。看他的五十自勵詩，有「化汝臂爲雞，一聲天下白，化汝尻爲輪，度人累千百，一日不縣解，中道敢汝畫。」又「太歲在癸卯，六月命未畢，恐此復偶然，舌存尚奚恤。」等句，也可以明白他的個性了。

通常文人總是好靜的居多，獨有這位老先生恰恰相反，一味主動，且動得不休，因爲他生長在距離上海很近的江蘇川沙縣（在前清爲川沙廳，學在上海，所以先生是以上海縣學的諸生，中式江南鄉試舉人），吸收新知比較便利，同時感發的機會也最多。先生在中舉前已入南洋公學特班，從國內有名的維新大師蔡子民先生肄業，旋加入「同盟會」，大概他是痛心清廷政治之腐敗，以及種種喪權辱國的情形，比常人格外來得深切，此時先生慷慨奮發，精力彌滿，卓然以改革舊社會爲己任，在鄉聯合同志到處倡導革新，視舊科名已同敝屣，所以兩次會試均未參加。

有一次，偕友赴鄰縣南匯演說，被縣令逮捕入獄，申詳以「私運軍火，潛謀不軌」的罪名。江督電令就地正法。幸電到前半小時，爲美籍某教士保出。至是乃亡命走日本。經年始歸。辛亥革命前數年，助南通張季直先生等創設江蘇學務總會（後來即改爲江蘇省教育會）。任江蘇諮議局議員，不畏強禦，提出彈劾大吏及整理教育各議案。直聲震遐邇。武昌義軍起，先生奔走革命，工作尤力。集中壽程雪樓先生詩，有「黃鶴樓前江水飛，如瓦礫解存者稀。」「我銜衆命軍門揖，早開英斷赤幟立。」等句。自是紀實之言。江蘇都督府成立，旋又成立江蘇民政長公署。先生任第一任教育司長。他真是有理想，有辦法。首先便確定了縣辦初等教育，省辦中等教育的原則。把舊時全省各府各直隸州所設的中學一律改爲省立。同時有一種「實用教育主義」的主張提出。此項主張在今日已成常談。而在當時則不能不說是卓識。其他關於全省教育經費的整理，職業教育機關的籌設（當時稱實業學校），社會教育的實施，各國留學生的遣派，無一不是排除舊障，創立新規。江蘇教育，在抗戰前二十多年來，能有長足的進步，未嘗不是最初基礎打得比較好。我想縱是極不滿於先生的人，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罷。

先生在江蘇教育司長任時，爲籌畫高等教育，首先注意到師範。當時曾請於中央政府教育

部就南京前清兩江師範學堂舊址設立高等師範學校，以養成中等教育師資，籌備經年始得成立。先生於此出力不少，此校就是後來東南大學今日中央大學的前身。現在出身此校的人才，對國家社會貢獻怎樣，恐怕也是有目共見的事罷。

先生在蘇把教育行政上幾件大事辦得有頭緒後，即飄然去職。但是他的去職並非消極的退避，乃是更謀積極的進展。此時大概是在民國三四年間罷。他以申報旅行記者的資格，到國內各地去游歷，隨時發表「教育考察日記」。於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「教育雜誌」，這時我猶未識先生之面，卻已愛讀先生之文。大致游蹤所及，發爲吟咏，旅行中詩也不少（可是此次「苞桑集」中所錄入的並不多）。未幾復有「吾國之行」，秉精銳的眼光，運深湛的思考，既深明國內教育實況，復詳察新大陸文化發展的淵源。返國以後，深感國內有急切提倡職業教育的必要，因於民國六年聯合國內教育界及實業界負有聲望人士，發起組織中華職業教育社。斯時江蘇省教育會在海內雅負重望，長會事者前爲張季直等諸先生，後爲袁觀瀾先生，而先生與沈信卿先生在會中實居中堅地位。中華職業教育社最初即分借教育會一部分房屋辦公，後乃自設學校，自辦工廠，且自建社所。至今中華職業學校、中華鐵工廠，猶在不斷發展進行中。二十八年來，職業學校

畢業生散布在國內外公私各機關服務者，已有七千餘人。先生於職教社成立後，即赴南洋羣島，聯絡華僑，返國即籌復暨南學校。後來此校便發展爲暨南大學，記得在八年至十年，又曾繼續去過南洋兩次。先生既純以「動」的精神，創辦各種文化事業，同時又勤於記載，敏於思索，善於組織。每一度旅行，歸必著成一書，而書的條理無不精密，內容無不豐富，其文筆的條達精美，尤具有吸引讀者的特殊魔力。當時我便是被吸引的一人。

先生此時在全國教育界已經是名望大著，聲光烜然。因此北京政府兩度任命他擔任教育總長，他皆是辭而不就。可是「名滿天下，謗亦隨之」，至是猜忌他和毀謗他的人也就不免起來了。他的不願投身政界，不願從事政治工作，在當時卻有他的見解和理由。他以為報國之道甚多，而教育實爲之本，故傾注其全力在教育文化方面，尤其特別側重在職業教育方面。先生對於高等教育則注重師範，注意實科，既經發起創設了南京高等師範，旋又奔走籌畫，在南京設立了河海工程學校，復和袁觀瀾沈信卿兩先生籌設成吳淞同濟學校，後來河海併入中央大學，同濟進成大學，此兩校畢業生對於國家社會的貢獻，恐怕也不能算小能。

大概先生發起創辦一事，成功以後，付託有人，即不復十分過問，祇有中華職業教育社及其

所附屬的事業。先生認爲是他一身生命之所寄託。始終其事。未嘗脫離。此外在民國十三年。又曾約集幾位同志。創辦了一個「人文社」。專用以搜集史料。加以編製。後來經過不斷發展。社內復有圖書雜誌索引的印行。月刊叢書的出版。經費不足。一再募集。費盡苦心。其中一部分便是現在上海市的私立「鴻英圖書館」。這兩種文化事業機關。可以說是他老一生心血傾注最多之地。

在民國十六七年間。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。有一部分人對於先生抨擊頗力。斯時先生也頗有意休息一下。因將中華職業教育社辦事部主任辭掉。謝卻一切。杜門著書。當時曾有幾首詩寫他的特殊心境。未幾又復有朝鮮之行。歸來未兩月。即有一厚冊「朝鮮」著成出版。歷時不久。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對他也就完全諒解了。雖然一小部分反對他的人還有。先生此時雖不做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當家人。但仍照舊擔任社董事。且兼管一部分農村職業教育工作。有時社內同人到他處集會或參觀旅行。先生也還是欣然參加。平時舟車往來。我與他同在一處起居時特多。他老除和同人談話外。總是手執一卷。或批或摘。不肯稍停。好像在民國十八九年間。先生正編著一部中國教育史。他爲搜集各書中資料。在乘車時皆是帶了古書若干冊。是時職教社在江蘇崑山縣東鄉徐公橋地方辦了一個「農村改進會」。先生和我不斷地到彼處視察。先生樂

其地風物之美，且喜其事工之將成，曾作有幾首興趣閒適的律詩絕詩，載在集內。

先生忽然熱心到政治方面，可說始於民國二十年春一度日本之行。當時我也是和他同去的。去的目的，是在考察日本中學改制後的職業教育及社會教育、補習教育、農村教育、職業指導等實施狀況。結果在教育方面，竟發見了日本許多進行侵略我國的毒辣陰謀。老先生於驚心動魄之餘，竟把他平昔的思想，轉變了另一個方向。返國以後，他曾以在日所見聞，進言於政府當局，冀其有所準備。果然，時隔半年，「九一八」的奇變發生了。接着次年，淞滬又發動了。「一二八」的抗日大戰，此時先生爲了國事，奔走聯絡，竟至廢寢忘餐。由組織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，進而改組上海市地方協會，均是先生任會中祕書長，純以一人聯絡各界，且以一身當萬分繁難之衝，絕對不知何爲艱苦，何爲勞瘁，其精神感召，風行草偃，頗和先生共負艱鉅，同賈氣力的。若老輩，若青年，所在多有。從民國二十一年「一二八」至二十六年「八一三」，在此五六年間，可以說先生竟無一時一刻忘卻了或停止了救國行動。有時發爲詩歌，也皆是於極度悲憤沈鬱中，寓有發揚蹈厲之氣。初則集合同志，編印一種「救國通訊」，以通各方聲氣，嗣經發展，改成「國訊」。先生曾經與同人商定，爲此期刊寫成四大信條，曰：「高尚純潔的人格，博愛互助的精神，游俠好義的